

四十自述  
我在六十岁以前  
我的半生

胡适著

马叙伦著

陈鹤琴著



旧籍新刊

蔡尚思题

岳麓书社

谨以至诚  
将此册贡献给我最亲爱的慈母

鹤 琴

寸草春晖慈母恩，  
童年自传吐根源。  
从知一滴孤儿泪，  
灌溉花开幼稚园。

程时燧敬题

## 卷头语

去年夏天，朱君泽甫很恳切地对我说：“我愿追随先生数月，把先生的生平言行，详细记录下来，以作青年的宝鉴。”

我说：“我的言行那里可以作青年的宝鉴。况且，我如此之忙，那里有时间来顾到这些琐屑的事情呢？”泽甫的盛意，只得心领而已。

到了秋凉，告假赴甬休养。朱君铭新想我客居无聊，就来书怂恿我从事著作。他说：“我之一生”，确是个极好题目。把一生的事略，回忆一下，真够味儿。况且你五十岁时，可以把这本书送给老太太作一份寿礼，何等光荣！”

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弦。泽甫把我的言行做青年的宝鉴，我是不敢当的。铭新叫我做份寿礼送给我八十四岁的最慈爱的老母亲，那我不敢推辞了。

写书的动机虽然有了；但是书的名称，内容，体裁，都是有问题的，而且我的文笔，非常笨拙，这种编著重任，能否担当得起，也是个问题。思维再三，不敢动笔。

圣诞节前，我感于佳节之无聊，就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三时，一口气把《圣诞老人》这篇文章写成功。写了之后，觉得这种故事

式的写法，也可以应付，就想把我的生平从头至尾写出来，以作为我七个小孩子做人的参考。

圣诞佳节是在叶运隆兄家里度的，叶师母问我：“你的传记写得怎样了？”我说：“最近只写了一篇《圣诞老人》。对于写传记，觉得实在有点难过，我有什么东西可以传给后世，值得记下来呢？”

她说：“你的童年，你的求学情形，你的奋斗经过，你的事业，你的处世接物，都值得纪念，值得流传，值得做青年的模范。”

我说：“我有两个理由，要写这本传记，第一个理由是我可以借此告诉我的七个小孩子，使他们澈底的认识我；第二个理由是我可以借此做我自己下半世的借鉴，所谓检讨过往，鞭策来兹。若把我作为青年模范，那似乎有点不配呢。”

关于书名，新铭建议为“我之一生”，当初我看了这个名称，就感觉到我的一生还没有完，如何可称“一生”呢？

我虽年近五十，而精神饱满，自觉总如二十来岁的青年，倒不如称“我之半生”来得好，但仔细一想，这个名称也不妥当。黄君仲苏建议两个名称：一为“行年五十”，一为“五十之年”。这两个名称都是很文雅，也很确切，但觉其太多，还不若“五十回忆录”这个名称，来得直截了当，所以本书书名就此决定了。

今年春游重庆得逢故旧陶行知兄，请其为“五十回忆录”做一篇短序，并将这本自传题名来源说了一遍，他说“我的半生”比“五十回忆录”来得新颖，来得确切，来得有意义，顾名思义，半生事业还在后呢！”

书的体裁也是很难定夺，传记式的叙述似乎嫌太枯燥。故事式的描写，倒来得活泼生动。遂拟定纲目想仿照《爱的教育》的体裁，一个小题目写一短篇。不料连写了几篇，篇篇都是很长。不得已只有在篇中再行分段而已。

这本书原定一口气写完的。不料在宁波写了一个月之后，各方函电催促邀我到重庆到江西去了。所以只写了上卷，从祖宗写

起到游学为止，回国以后二十二年中我究竟干些什么事，我怎样组织家庭，我怎样教小孩子，怎样教导人，怎样帮助人，怎样研究学问，这种种问题只有待诸将来再答覆吧。

# 序 一

## 行年五十尚婴儿

郑宗海

当民国肇建之年，我负笈渡海，北上京师肄业北京西郊之清华学校。那时情形，现在回想，犹不啻如昨日事，然而却已一世了。其时同班同学中，略举数例，如金岳霖、廖世承、孟宪承、李岡、吴钦烈、李广勋诸兄等等，既各以其所擅长之学术鸣于当世，而同班中尚有一位身体强健，精神饱满，日致力于乡村服务，萦心于同学之福利与修养的，便是今日我国初等教育界所共仰的陈鹤琴教授。陈教授早就抱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之主旨，当时清华园附近一带村庄，南起大钟寺，西至海淀，早就踏遍了这个青年天使的足迹，每到圆明园的废墟映着夕阳残照的时候，他才和一班野老村童分别回校。有时还去上夜课，那便须携着灯笼，从这些稀疏村落沿着曲径驰道迤迤而归了。原来从他的精神热血而言，他已不啻是《醉人妻》作者的裴士德洛齐（Pestalozzi）。因为

他服务心的强盛，所以后来方力排浮议，挺身而出应上海工部局教育委员会之礼聘，肆力以谋东亚第一大埠租借地带内国人教育机会之改进与扩充。苦志毅力，和平奋斗，悉心整理，迈步猛晋垂十余年，使上海租界教育，所以沾被国人者，今日已有广大坚强之基础，便可见陈教授的精神为不虚费。然而从当日北京的乡村，以至现在偌大繁华富庶的都会，然事业不同，环境大异，却都由服务心所驱使，责任心所秉持，那便是无疑的了。

当其留学美国，初入约翰霍金大学，从生物学权威吉银斯教授 Prog. Jenninss 等游，益潏发其研究自然之兴味。继而入哥仑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久坐名师桑戴克教授 Thorn dike Edward. L. 之绛帐，遂奠定其后来研究儿童心理之动机。陈教授在国立东南大学时，于此先后成二巨著，多本实地观察或实验之结果，筭路蓝缕，在我国见为斯学之开山始祖。

其服职上海时，殚心竭虑于教科书与儿童读物之编纂，每从儿童生活与经验中找材料。又于编教科书时，更按心理学学习原则，将复现重温，筋肉表现，认识辨别（如缺图填补）等原则，组织于课文排列构造之中，惨淡经营，得未曾有，先后成幼稚课本、小学国语与初等英语教科书各若干册。此等原则逐渐为教科书所普遍应用。后之人但见其沾溉之广而忘其倡导之功了。

今陈教授以年届五十，将有自传之编，以昭示来者。猥以相知，嘱就所见撰一短篇，俾附骥尾。氛祲滔天，飘流无地，泚笔直书，不文滋甚。愧以同庚，无所成就，岁月不居，感慨徒深。惟是五十方当孔子学《易》之年，近美国发明家袁平教授 Puyin. Michael. 谓事业生始于四十“Life begins at forty.”且著书以证其说。陈教授精力本强，则将来之事业更无限量，吾兹预祝其七十八岁时自传之相继与世人相见，而吾亦愿得及读其未来之书，倘真所谓不知老之将至。偶读杨廉夫诗，见有“五十狂夫心尚孩，不受俗物相填鞑”之句。（案下句原见李长吉集）陈教授为儿童心



理学者，而其性情纯粹，兴味浓郁，颇有似乎老子之所谓婴儿。我虽自遭此次重大国难之后，创巨而痛深，但对于人类，对于文化，对于知识艺术的兴味，自问盖犹未减，窃幸尚有仿佛于“婴儿”之一体者，婴儿婴儿，殆实为人世生命之鹄的！故我更愿陈教授永为“婴儿”，即以是为陈教授寿。

海宁郑宗海晓沧草于东缙云，时念九年三月八日。

## 序 二

### 永远微笑的儿童教育家

俞子夷

鹤琴先生写信来，说是五十岁了，我有些不信。我记得他是一位美少年。在南京同事时，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分别后，京杭不时相遇，他额上虽有较深的皱纹，但是红红白白的脸色，依旧表露着少年时的美丽。近两年没机会相见，我不信他会得像五十岁的老人。即使他到百岁，须发全白了时，恐怕仍旧能保持他的童颜。他的姿势最使我羡慕。无论上课，开会，谈话，他总是始终坐得挺直，从不见他撑了头、湾了腰、曲了背，露出一些疲乏的神情。立时、走时也是这样，就是打招呼行礼，他上半身的湾度，也是很小的，并且在背后看不到弧形的曲线。“正真”可以代表他的姿态，圆圆的脸孔，健美的脸色，再加上一副永远不分离的微笑，使得和他接触的人，个个发生好感和愉快。即使在研究很严重的问题时，他发言仍夹些微笑。他的语言虽不像音乐，但是

这一个微笑却很容易使听者乐意接受。厉声严色，或者有密切的相关。和颜悦色下，只听得他轻快平静的声音，我没有看见过他发怒。他和我们常往来。我们感觉到他和气，并没有长篇累牍的说话，更少见故意做作的客套。和气里带着爽直，简明核要，把要点说完了，翻身就告别，有时“再会”也不喊一声，这最合我的口味。噜苏的谦恭，我觉得徒然浪费时间，不必要的客套，反而要被疑作虚伪。

他的简捷爽直和我同，不过他的微笑和气却是我所不及。我自知率直过度，近乎傲慢，他在和气的姿态中行爽直。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和气过了份，容易变成无聊的敷衍。我们同事好多年，他从来不说什么客套语，不必用客套，他的和气，已经足够维持友谊。这样很自然的交往，我竭力模仿，也不容易做到。

他专攻儿童心理，他不单单在桌上研究，在沙发上讨论，他要试验，一切都要试验。在南京同事时，他和我们的往来，差不多全是为了试验。我也喜欢试验，这一点，我们的气味最相投合。不试不能知道学理是不是合用，一试验后，可以找出新的问题来。我喜欢用试验的态度办小学，从他的种种试验里，我学会了许许多多新的经验。共同编造测验时，我得益更多，就这一点说，他不但是我的朋友，简直是我的教师。

从儿童心理推广到儿童教育，短时期的试验，改成功鼓楼幼稚园的长期试验，我们走进了同一个领域。我在初等教育界服务的年代较他早，他在初等教育界的成功却比我多，后来居上，使我更佩服。他的服务精神有坚强的毅力，环境不能改变他的方针，和气里有一贯的主张，为儿童尽瘁，从不灰心，最近试用拼音字教难童，得到了一个极有价值证明。杂志里做文章互相争论，经过他的一试，证明了全是浪费纸墨的胡闹。恭逢五十荣庆，略微写一些简短的文字，算是庆祝，我祝他健康，快乐，永远为儿童试验新方法！

## 序 三

### 为国争光的“大脑”代表

关瑞梧

妇孺贩卖的问题，在远东各国，仍是极为严重，尤其是中国，无辜妇孺，被贩到南洋各地，为娼为妓，惨无人道。于是一九三七年，国际联盟会就发起禁贩妇孺会，召集各国代表，讨论妇孺禁贩问题，希望关系各国能讨论分工合作的办法，俾对这个问题有较切实的解决。于是有除了各国政府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以外，私立慈善团体对本问题有兴趣及服务的，全可派代表参与。中国的政府代表，是驻爪哇总领事，因为会议是在爪哇举行，就地派外交人员参加，可以省去政府许多费用。私人慈善团体参加的有熊希龄先生代表世界红卍字会中国总会，毛彦文女士代表中国女界红卍字会，陈鹤琴先生代表中华慈幼协会，笔者代表北平香山慈幼院，于是我起始认识了这位闻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我们这一行代表是在一九三七年正月一齐离开上海乘芝沙路亚船赴爪

哇。除了各人自己带了些所代表机关关于妇孺福利的工作报告以外，关于我国整个妇孺贩卖的情形及事实，全茫无头绪，以为这一方面的材料，应该由政府代表的负责，俟后大家又觉得我们不能完全赖政府报告，怕是官样文章，不但于事实无补，反而引起他国的蔑视。于是我们各人把所有的材料集齐，公推陈先生草拟报告，把一些东鳞西爪散碎的事实，要草成一篇“中国妇孺被贩卖”的文章，的确不是易事。船到香港到爪哇的十二日途中，每日陈先生均在绞用脑汁，孜孜不倦地写报告。因为过于烦累的原故，船到爪哇的前二天，他的胃病复发，剧痛到不能起床，于是我就负起打字的责任，把全篇报告，整理清楚，有时认不清字时，他总是忍着胃痛，耐烦地向我解释，这种精神实使我们这班后进相形生愧。

到了爪哇，果然不出我们所料，驻爪哇的中国总领事，只是得到政府的通知，命他代表出席国联妇孺禁贩会，并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供他发言及报告之用。当时大会已经开幕，写信打电报或用任何方法向国内要材料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每天开会的议程，各国代表均须有报告，我们既代表中国，而且这又是关于中国的问题，将何以应付呢？于是陈先生毅然负起每日草拟报告的责任来。他就着我们许多仅有的材料，推展申论，作成报告，供给我国政府代表正式发言人在会场发表。当时我们全叫他作“大脑”。因为没有他，简直不可想像了。

大会的程序，是上午正式会议，下午小组会议，分别专门讨论。正式会议的时候，是由各国政府代表为正式发言人，发表关于本国状况的报告。接着就是讨论我国的问题，除了政府代表报告了以后，讨论的部分，多半由陈先生发言，一者因报告的本身，是他起草的，他对于整个问题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二者是他的英语和才干全是超卓过人，所以全靠他来答办一切。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在远东设立国际妇孺禁贩局的议案，英属星加坡代表

极力主张在星加坡设立，陈先生极力主张设在上海，因为中国的妇孺被贩卖的数目最多，上海是出口的渊藪，是杜绝此患的唯一门径，设在他处属地，无异是使中国失了统制的能力，增加他国的便利，对本问题毫无补益。香港之成为妇孺被贩的要港，即可为例。经过陈先生的力争，结果议决在上海设立。这真是我国参加此次会议的大胜利。

小组会议，是这次会议的主干。是由大会公推或主席指定专家组织成的，专门讨论和研究特殊的问题，或是大会不能解决的问题。陈先生每每被公选或指定作大会的小组专门委员，于是许多议案凡与中国有关的，全没有使我国失去应有的权利及保障，此点不能不归功于陈先生的计划周到、辩才宏畅而致。为要解决这些专门的问题，他每每研究到深夜不寐。这种苦干的精神，是任何一国的代表全没有的，同时国家的光荣，因而也得以增加了不少。

除了参加会议以外，在爪哇我们还无形中负了另一种使命，就是当地的华侨，全很热烈地欢迎我们并请我们去演讲。演讲的对象，是各种人全有的，商人、教员、小学生，种种不一，对他们讲的，也无非是一些唤起对于祖国认识的事实。我们代表团中，只有陈先生的演讲最动观听，像是一种至心之言，将祖国的美点，坦白的告诉那一班渴望知道祖国情形的人。笔者曾记得最末一次在巴达维亚城被当地教职员联合请去演讲，陈先生因为过劳，胃病复发痛的不能起床，可是他仍是挣扎起来，把自己预备好的演讲稿，托人到会去念，他说：“得到在华侨中宣传的机会太不易了，做教育及社会福利事业的人，应该尽量去利用它。”

大会完毕后，我们离开爪哇，全觉得中国妇孺被贩卖的问题大家应该从此负起研究及宣传的使命来。可是笔者个人除了关于本题多看些书以外，始终没做甚么，熊先生是故去了，而陈先生则极努力地在上海立刻组织起研究会来。对此问题，欲唤起社会

的认识，同时又有儿童保护会组织起来，以保护被拐贩的儿童，所以谈到国联妇孺禁贩会，总不能忘了陈先生，将来妇孺禁贩，及儿童福利的工作亦非先生莫属呢！

## 序 四

### 中国的福禄培尔 ——鼓楼幼稚园创办者

钟昭华

中国最著名的幼稚园，不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吗？开辟中国幼稚教育的园地，不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吗？这个幼稚园究竟是谁创办的？怎样发展的？对于全国幼稚教育有什么贡献？让我来说个明白。

南京鼓楼幼稚园，是在南京鼓楼的东边。那里有精致的园舍，创制的教具，美丽的花园，宽大的游戏场，小小的动物园。凡是到过那里的人们，谁也忘不了那幽雅的环境，和一群活泼的小天使。凡是进过那幼稚园的小朋友，谁也忘不了那幼儿时代的小天堂。

十几年来，鼓楼幼稚园做了开辟中国幼稚教育的先锋。惨淡



经营，几经艰难。当时一般人，并没有注意到幼稚教育。要唤醒一般人的注意，要推动学龄前的教育，非有专门研究的学者热烈提倡不为功。鼓楼幼稚园，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创办的，在幼教荒凉的园地中努力，在坚苦的环境中奋斗，不久，国内人士，对于幼稚教育开始注意，而幼稚园逐渐增多了，饮水思源，我们不得不想到创办鼓楼幼稚园的儿童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了。

民国八年，陈先生自美返国，担任国立南京高师（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今改为国立中央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十二年春，为了要研究儿童心理，实验幼稚教育，他就创办一个家庭幼稚园。什么叫做家庭幼稚园呢？说来很有趣，那时陈先生恰巧建筑一所住宅，他就把客厅变成幼稚园，什么幼稚园的设备，什么幼稚园的教具，什么幼稚园的教材，什么幼稚园的教法，陈先生昼夜不息的创制，孳孳不倦的研究。往往为了一个问题，他会废寝忘食，他会用全副的精神去探讨，去解答。那时候，那个家庭幼稚园，一共只有十二个小天使。一年以后，儿童渐渐增加了，社会人士，也渐渐明瞭幼稚教育的重要了。陈先生得了这种鼓励，益加奋勉，就毅然决然，募捐兴工，建筑园舍，一所小巧玲珑的幼稚园，居然在鼓楼头条巷正式产生了。但经费筹措不易，除了募捐外，又向各教育机关请求补助。在不断的进展中，陈先生把鼓楼幼稚园建立了稳固的基础。

幼稚教育究竟能怎样推广呢？单单创办一个幼稚园是不够的。陈先生深明这个道理，就邀集了研究幼稚教育的同志，成立了一个幼稚教育研究会，每月开会，讨论幼稚教育的问题，出版幼稚教育的刊物——《幼稚教育丛刊》——非定期的，《幼稚教育》——定期的。每月一次，完全以研究儿童为对象，举凡材料的搜集，教学的方法，书报的介绍，教具玩具的创造，都尽量贡献给大家做试验和参考。这样一来，全国各地，对于幼稚教育，开始注意了。十七年，陈先生又联络了东大实小，南中实小，苏中实小，京女